

程寬正編

戚

繼

光

中華書局印行

序言

戚將軍繼光是明代剿寇禦侮的民族英雄。當此國難未已，事變方殷的時候，要復興中華民族，自有把他的事蹟約略陳述，以爲全國同胞取範的必要。

戚將軍赤心爲國，公正不阿，一生的偉大事業，固然是剿滅倭寇和守禦北塞；而訓練士卒，創製軍備，亦都有特獨的見識和遠大的眼光。距今雖已三百餘年，而所言所行，尙多足以效法的價值。

本書敘事，以時爲經，以事爲緯，計分上下二編：上編略述和戚繼光有關的明室外患，使讀者先得有一點時代的概念。下編才引入戚繼光本傳，使讀者由所得的時代概念而認識戚將軍所處的環境和所成就的事業。

戚將軍距今時期雖還不遠，而史書中敘事述地，已有參差不一其說的地方。如遇此種情形，本書取材一以戚少保年譜爲準。意以戚少保年譜一書，係戚將軍自己的兒子祚國、昌國、報國、興國四人所共同編纂的，趨庭承訓，見聞較確，諒不至傳聞失實。

咸 繼 光

編纂本書，承友人何士豪君多方協助，附此致謝。

二十五年元旦程寬正

戚繼光

目次

頁數

序

上編 和戚繼光有關的明室外患

一 沿海倭患

二 北塞窮寇

下編 戚繼光本傳

一 家世和少年生活

二 承襲父蔭和調浙剿倭

三 招練浙軍

四 大破浙贛的倭寇

目次

一
一
七
一〇
一
四
九

RW 393/198

五	移兵救閩	二二
六	再度援閩	二六
七	窮追殘寇條陳肅清計畫	二九
八	移鎮薊門	三八
九	增設戰備	四一
一〇	平服北寇	四三
一一	調任廣東辭職家居	四六
一二	一生撰述	四八

戚繼光

上編 和戚繼光有關的明室外患

一 沿海倭患

倭人本是日本的一種浪人，元初，時來中國及朝鮮通商。到了元朝末年，中國大亂，許多草莽英雄，四方割據。明太祖即位，方國珍和張士誠雖然先後被誅服，但他們的餘黨，又時時勾結倭人，擾亂山東、浙江、福建濱海의 州縣。明太祖曾派遣使臣，責令日本國王加以鎮壓，終未見效。仍是恣意的擾亂山東；又復劫掠浙江的溫州、台州、寧波和福建沿海各郡。洪武三年（公元一三七〇年）又遣使曉諭。次年倭稱臣進貢，並送還台州、寧波等地方掠去的人口七十餘。可是那年仍有倭寇劫掠溫州，明年復寇浙江的海鹽、澉浦，擾亂福建濱海諸郡。十六年（公元一三八三年），倭寇復焚掠浙江的金鄉、平陽等地。二十年（公元一三八七年），明廷以倭寇恣擾不已，不得不預爲防範。於是派官至福建濱海一帶，相度形勢，將衛所的城池不當要害的，加以遷移。更於民戶中三丁抽一，以充守備。建築城牆十六座，增設四十五個巡檢司，統兵卒萬五千餘人。又早派人至浙江，視察浙東、浙西各郡的防務，

建築城池五十九座，於民戶中四丁抽一充守備，得兵卒五萬八千七百餘人，分守諸衛所。復命福建置備海船一百艘，廣東二百艘。從此海防大爲整飭，倭寇雖常有擾亂的事情，可不像以前那樣恣意劫掠了。

明成祖永樂十七年（公元一四一九年），倭寇窺遼東，倭船進到王家山島。都督劉榮知道了，馬上率領精兵到望海壩去防禦。倭寇數千人，分乘二十船，直駛馬雄島，進圍望海壩。劉榮設計誘敵，敵兵中伏，大敗而逃。榮復遣兵截住歸路，復合大兵圍攻，倭寇死的七百餘人，生擒的八百餘人。從此倭寇不敢再擾亂遼東了。

後來日本權臣足利義滿當國，貪通商之利，遣使來明朝貢，成祖因封義滿爲日本國王。義滿便常協助中國緝捕倭寇以利通商，倭寇之患稍衰。

到了明英宗正統四年（公元一四三九年），倭船四十艘，連破浙江台州的桃渚（在今臨海縣東）寧波的大嵩（在今鄞縣東）和昌國衛（今浙江定海縣）焚殺劫掠，至爲猖獗。後四年復寇浙江的海寧樂清。

倭性狡黠，不時的運載貨物，暗藏兵器，出沒於海濱。碰到機會，就拿出兵器，大肆劫掠。沒有機會的時候，就陳列貨物，美其名爲朝貢——實則係貨品買賣。東南濱海的居民，時常受他們的騷擾。當永樂初年，對於朝貢，原有限制的：「十年一貢，人止二百，船止二艘，不得攜帶軍器，違者以寇論。」後來他們對於這種限制，逐漸的不遵行了。到了明英宗

宣德初年（公元一四二六——一四三五年），又重新申定規約，限定「人毋過三百，船毋過三艘。」可是他們貪利，每於貢物外，帶了許多私物，這種私物，照例都須給價。但是無論貢物私物，概不能和中國人民直接交易。後來，明廷爲統制進口的貨品起見，於寧波設立市舶提舉司。嘉靖年間，又把市舶提舉司裁撤，對於貨物的輸入，取放任的態度。於是沿海的奸商，有和他們直接交易的。不久雖然禁止，但是一般貴家豪紳，每多憑藉自己的勢力，勾結地方官吏，仍和他們直接交易。從此引狼入室，在互相不能諒解的情形下，倭患就愈加不可遏止了。

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五四七年），浙江的寧波、紹興、台州、溫州等濱海地方，和福建的福寧、興化、漳州、泉州各郡，屢次受到倭患。這許多地方雖然設有衛所城池，和巡海副使、備倭都指揮等等，可是倭寇出沒無常，浙江、福建兩處的官弁又不能統攝，防禦進剿，很覺困難；加以到處奸民。尤難着手。於是特派朱執巡撫浙江兼制福建的福寧、興化、漳州、泉州、建寧五府的軍事。朱執清廉剛直，奮勇有爲，受任以後，就革除運載違禁品的渡船，以清海道。嚴辦保甲，搜捕奸民。明年，攻破奸民盤踞的寧波口外的雙嶼。奸民閩人李光頭、歙人許棟，也先後的被擒殺。

雙嶼既被官軍攻破，許棟的餘黨汪直等遂收拾餘衆遠遠逃避。朱執又命都司盧鑑，把雙嶼的水道堵塞，使倭船不能進出，以絕後患。浙閩的大姓，素同倭寇往來，靠倭貨賺錢的，

至此大爲失利。於是都怨恨朱統，串通朝官，上疏詆統。奏准將朱統改巡撫爲巡視，減削其職權，不久又誣他擅殺，罷免他的官職，並且要提京按問。統知道了，吞聲飲泣，就自製墮志，作絕命詞，吞藥而死。同時盧鏜等也受人誣陷，辦了重罪。朝野人士，同聲嘆息。自從朱統死後，四年以內，不曾設立巡撫大臣；在朝在野的人士，對海禁事，都搖首不敢再言。浙江、福建的衛所和戰船，從此虛設。還有朱統所招的福清捕盜船四十餘艘，也統統遣散了。於是海防廢弛，倭寇之勢卽成燎原。

奸民汪直、徐海、陳東、麻葉這一般人，以內地不能立足，都逃逸到各海島。爲倭寇主謀，引他們到內地劫掠。海中的巨盜，也就喬裝倭寇，分別焚掠沿海的地方，都得大利，於是倭寇愈益猖獗。朝廷以倭患一天利害一天，就再設巡撫。但是事先戰船破了，不去修理；戍卒缺額了，亦不去補充，更談不到訓練。一聽到倭寇來了，勉強徵集漁船來防守。以平時沒有訓練過的兵，不是專供戰爭的船，去和倭寇抵禦，難怪他們一見了倭船，馬上就逃。於是倭船所到的地方，就是倭勢所及的處所。

嘉靖三十二年（公元一五五三年），汪直勾結倭寇，大舉焚掠。戰船數百艘，蔽海而至。浙東、浙西、江南、江北，濱海幾千里，同時告警。先破浙江的昌國衛，再犯江蘇的太倉，又破上海縣，焚掠江陰，進攻浙江乍浦。繼又劫掠金山衛，犯崇明、常熟和嘉定。嘉靖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五五四年）正月，再由太倉焚掠蘇州，攻打松江，復至江北，進攻通、泰二

州。四月陷嘉善，攻崇明，進攻蘇州，入崇德縣。六月由吳江進掠嘉興，還屯松江的柘林。縱橫竄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當時的巡撫，亦沒有辦法。不久朝廷命兵部尚書張經，總理剿務。於是向四方徵集軍旅，協力進剿。這個時候，倭寇把川沙窪、柘林做他們的巢穴，四出抄掠。

嘉靖三十四年（公元一五五五年）正月，倭寇犯乍浦、海寧，攻陷崇德，轉掠塘棲、新市、橫塘、雙林等處，進攻德清縣。五月再聯合新來的倭寇，突犯嘉興；至王江涇的地方，才爲張經擊敗，斬首千九百餘人。其餘的殘寇奔回柘林。另外一路倭寇，復至蘇州境內劫掠並侵入江陰、無錫，出入太湖。其實真正的倭寇僅十分之三，附從倭寇，乘機劫掠的，倒佔十分之七。官軍素懦怯，所以同倭寇作戰，總是崩潰。到後來嘉靖帝命工部侍郎趙文華督察軍情。文華把功罪顛倒，軍事愈不可支。而新來的倭寇，愈加增多，江浙益受荼毒。倭寇每把自己的船燒了，上岸劫掠。從杭州的北新關，西進剽掠淳安，衝入安徽歙縣，至績溪、旌德。過涇縣，趨南陵。遂到蕪湖。沿長江的南岸，到處焚掠，奔太平府（即采石磯），進犯江寧鎮，逕侵南京。繼又趨秣陵關，沿溧水，流劫溧陽、宜興。聽到官兵從太湖方面來，就越過武進，直抵無錫，駐惠山，復抵薛墅，爲官軍所圍攻。追至楊林橋，才把倭寇殲滅。這一次，倭寇不過六七十人，竟東西流竄數千里，被殺傷的近四千人。經過八十餘日方才剿滅。同年十月，倭寇從浙江的樂清登岸，流劫黃巖、仙居、奉化、餘姚、上虞等處。人民被

擄殺者無數。餘股趨嵎縣，始被官軍殲滅。這一次倭寇不滿二百人，又是深入三府，恣意擾亂，經過五十日才剿滅。

在先，另外一枝倭寇，自山東日照，流劫安東衛，復侵至江蘇的淮安、贛榆、沐陽、桃源。至清河（在今淮陰縣東），阻於雨，就爲官兵所殲滅。這一次，真正的倭寇，亦不過數十人，竟流毒千里，殺戮千餘人，無非是一般奸民幫兇助威的。

嘉靖三十五年（公元一五五六年），浙東西都被倭患，慈谿的焚殺尤其慘酷；餘姚次之。浙西的乍浦、烏鎮、皂林等地方，亦都爲倭寇盤踞的所在，先後到的倭寇竟至二萬餘人。明廷命胡宗憲亟亟打算剿滅的計畫。宗憲用離間的方法，先把各個助桀爲虐的奸民來擊破。當時徐海、陳東、麻葉方在連兵圍桐鄉，宗憲便命徐海擒陳東、麻葉以降。後復擊殺徐海於梁莊，黨羽亦盡。於是江南浙西諸倭就完全平定了。而江北諸倭則犯丹陽掠瓜洲，勢猶猖獗。嘉靖三十六年（公元一五五七年）江北諸倭犯如皋、海門，攻通州，掠揚州、高郵，入寶應，並侵淮安，聚集於廟灣地方。過了一年，才被剿平。這時奸民汪直雄心未已，盤踞岑港。引新倭大寇浙東，并擾福建；據泉州、浯嶼，掠同安、惠安、南安、攻福寧，破福安和寧德。

嘉靖三十七年（公元一五五八年）倭圍福州，攻福清、永福，并蔓延到興化和漳州等處。於是倭寇由浙移至福建。同時廣東亦漸漸的波及了。

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一五六二年）倭寇攻破興化府，肆行殺掠。復擾據平海衛，打算爲長久之計。明廷亟命俞大猷、戚繼光等合力討伐，終得平定。而戚繼光則先後東征西討，平倭的功勞尤大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廣東奸民也引倭爲助，於明穆宗隆慶年間（公元一五六七——一五七二年），攻破碣石等衛所。吳川、陽江、茂名、海豐、新寧，惠來這許多縣，也都遭焚掠，後且轉入雷、廉、瓊三郡地。

明神宗萬曆二年（公元一五七四年），倭復犯浙東寧、紹、台、溫四郡，又破廣東銅鼓衛雙魚所。此後犯浙，犯閩，犯廣東，猶是繼續不已。所幸不久盡平，但是倭寇歷時既久，沿海良民大有「談虎色變」之概；無知小民，更有指倭相罵，甚且有以倭嚇嚇他們小兒女呢！

倭寇性疑多智，常常據高臨險，以抗明兵；等到明兵氣憤而發，或兵陣雜亂的時候，就一鼓作氣，成陣的衝出來。又喜歡於盔上裝飾着金銀牛角等形狀或彩色長絲，以駭對方的兵氣，有時并拿着雪亮的鏡子和磨擦光白的刀鎗在日光下掩映，以炫耀對方的眼睛。明兵一時不察，每每遇到這種情形，以爲鬼神下降，不戰自退。在迷信神權時代下的人民，這亦不足爲奇的；然而在今視之，卻是兒戲罷了！

二 北塞窮寇

在明代的時候，東南海濱既受倭寇的擾亂，北方又常受韃靼、朵顏等侵犯。東南的倭患，自經戚繼光等進剿以後，就逐漸的平靖。那北方塞邊的寇患，竟到明朝亡了，才告終結。

元朝被明滅亡後，元順帝率領皇族，退居蒙古的和林（今外蒙古庫倫西南）稱帝如舊，更屢次派兵擾明北邊。明太祖曾經先後差遣大將，前往防剿。有時並以懷柔政策。曉諭他們歸順，可是沒有效果。數傳以後，被部下鬼力赤所奪，去國號，改稱韃靼，不時的侵擾明邊。明廷就在塞邊，分設藩鎮去鎮壓。後來鬼力赤被他部下阿魯台所殺，不久，阿魯台又被蒙古西部瓦剌酋長脫懽所襲殺；脫懽擁立元裔脫脫不花爲可汗，自爲丞相。脫脫不花頗主附明，又爲脫懽子也先所殺；大舉侵明，英宗親征，被擄於土木堡。自後韃靼可汗屢遭廢弑，明邊亦常受侵擾。到了韃靼勞復熾盛，寇邊亦愈加利害！有時向遼東、宣府（今察哈爾宣化縣）大同一帶恣擾，有時向寧夏、莊浪、甘肅處掠奪，來去並沒有一定，爲患亦很大。

後來韃靼的各部落中，最大的是小王子。寇遼東、宣府、大同各地，據河套，掠甘肅、寧夏等處。到了明世宗嘉靖十一年（公元一五三二年）小王子以擁有雄兵，兼富有資財，稍稍對於兵事有厭心，就分一部份的兵駐紮插漢（今察哈爾）稱爲土蠻；另外分許多部落屯紮在西北邊，其中有俺答的，雄據河套，喜弄兵，連年屢寇陝西、山西，焚殺劫掠，蹂躪得不堪言狀。三邊（延綏寧夏甘肅）總制曾銑倡議復河套，大學士夏言極力贊成他的主張。快要出兵了，嘉靖帝意忽中變，嚴嵩窺知帝意，就力辯河套不必恢復。嘉靖帝就把曾銑和夏言革

戰誅戮，於是俺答勢愈強。

嘉靖二十九年（公元一五五〇年）俺答又大舉進犯。越宣府，走薊門，直趨古北口。故意的向口內進攻，暗中又另派精兵從便道越牆攻入，於是古北口被攻破，大掠懷柔，圍攻順義，長驅到通州，分兵四出焚掠。北京大起恐慌。旋復向京城圍攻，城內閉門嚴守。遠在城外焚掠三晝夜，嚴嵩暗遣人送金帛，結俺答義子托克托，使貢馬互市，俺答才引兵退去。

嘉靖三十年（公元一五五一年）開馬市於大同、宣府，每年春秋兩市。當開市的時候，守邊的戍卒完全撤去，自是俺答毫無顧忌，時時以羸馬索高價，若不如願，即行寇擾，在大同不如願，則寇宣府；在宣府不如願，則寇大同。甚而上午互市，下午就寇擾，並將賣去之羸馬，亦劫之而回。嘉靖帝怒不可遏，即於第二年取消馬市。從此俺答人寇比前更厲害了！土蠻亦復乘機不時的來侵攻，薊門、大同、宣府等處，都是他們時常出沒光顧的地方。這時戚繼光平倭已告一段落，穆宗就調他到北方來防禦了。

朵顏原爲明太祖設以防韃靼的衛所，使其頭目自領其衆，以爲聲援。朵顏地險而強，戚祖時附韃靼掠邊地。宣宗時，數寇遼東、大同、延安等地方，爲守將所敗，頭目亦被擒。不久，復附九刺入寇，各有勝敗。以後歷憲宗、武宗、世宗等朝，朵顏出沒無常，廣寧、寧遠等處，感到極度的不安。到了世宗、穆宗、神宗三朝，仍是照舊的寇邊不已。戚繼光亦於這時來對付朵顏，使朵顏俯首就範。

下編 戚繼光本傳

一 家世和少年生活

戚繼光，字元敬，號南塘，世居山東東牟（今山東萊蕪縣）。始祖戚詳，於元末時避亂遷居安徽定遠。在明朝開國時，頗立軍功，後征雲南陣亡。明太祖就封戚詳的兒子戚斌爲明威將軍，世襲登州衛（今山東蓬萊縣）指揮僉事職。於是戚家居住登州衛的地方。當戚斌初到任的時候，就督修城牆，軍備大固。傳四世，到繼光的父親景通，早喪父，由寡母閻氏撫養成人。景通治軍嚴明；平日操練，也很勤懇。由指揮僉事，升任都指揮。後來又升任大寧（在今熱河）都司；坐鎮大寧。以平亂有功，又升任爲神機坐營。戚景通除善於治軍外，操守清廉，事母至孝，所以做官多年，家境仍是一貧如洗。後來年紀大了，還沒有兒子。娶妾王氏生繼光。時爲明世宗嘉靖七年（公元一五二八年）閏十月初一日。

繼光幼年的時候，就個個不羣，有特殊的氣概。歡喜讀書，經史大義，無所不通。他是「將門之子」對於武功，有父親傳授，自然有獨到的地方；加以天資聰穎，成就更大。他常畫地作陣，率羣兒操演戰術，指揮得當，進退有方。九歲的時候，有一次同羣兒們玩耍，用泥土瓦石做營陣，削竹桿色紙做旗號。正在操演得興高采烈的當兒，他的小妹妹占據了營地，拔去旗幟；繼光勸妹妹走開，妹妹不聽，他就去捉了一條蛇，趕至妹妹面前，妹妹就丟了。

旗桿緊緊的跑開了。鄉人都稱繼光做事奇異，說他「非童子中人」。十歲，他的母親死了，繼光異常悲哀，一切盡禮，親戚故舊莫不同聲贊嘆。十二歲，他的父親聞他的志願，他說：「志在讀書。讀書在識『忠孝廉節』四字，否則焉用。」繼光十六歲了，家裏貧窮，幾至不能舉炊。有人對他的父親說：「你廉潔是廉潔了，可是用什麼東西貽給子孫呢？」他的父親嘆繼光到面前，對他說：「我貽給你的是國家的土地，你應該好好地保存起來！」繼光謝道：「大人所賜的，兒當誓死的保存，決不許他人侵佔。」足見他少年時候所受的教訓和所抱的志向，已不同尋常了。

二 承襲父蔭和調浙剿倭

嘉靖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五四四年）繼光的父親病歿，家徒四壁，葬殮的費用，都是向親友們借貸得來。繼光襲父職，初守薊門，後任登州衛指揮僉事。操守清廉，完全有他父親的遺風。

繼光既任登州衛指揮僉事，繼復擢升都指揮僉事，專在山東守備，防禦倭寇。天天訓練營伍，修繕衛所。恰巧營中有母舅輩的人，既不努力，又不服從，繼光只得照營規處罰。當晚，就復前去訴說不得已的苦衷，母舅亦就感激涕零，向繼光說道：「你執法如山，此後我再不敢違命了。」從此營官士卒相戒不敢再有疏懈的行爲。

繼光自在山東任都指揮僉事以後，對於防禦倭寇，克盡厥職。及至江南倭患愈趨愈烈，

明廷徵調兵將禦倭；繼光就於嘉靖三十四年（公元一五五五年）升任浙江都司，充當參將，鎮守寧波、紹興、台州三地。

嘉靖三十六年（公元一五五七年）倭寇進犯樂清，省令戚繼光率軍馳救。可是從紹興到樂清，路途既然遙遠，又是一路的崇山峻嶺，很不利於行軍；等到趕到樂清的時候，倭寇已攻陷城池，又往掠劫瑞安了。繼光即抽兵馳往救應，倭寇又竄往臨海。所以樂清、瑞安、臨海，都受倭寇的焚掠。繼光原來應該處罪的，但以各地路途相隔太遠，交通又不便利，情有可原，方得從寬宥免。那時汪直已伏誅，他的餘黨王徽等，據住岑港，預備報復。戚繼光和俞大猷，即奉命前往圍剿。

原來倭寇侵擾江南，實因奸民徐海、陳東、麻葉輩勾引助虐所致。朝廷看到寇氛大盛，命胡宗憲從速打算剿治的方略。胡宗憲設計離間徐海、陳東、麻葉。賊果中計，徐海投水死；陳東、麻葉都被擒獲。宗憲就將陳東、麻葉和徐海的首級，解獻京師。嘉靖帝大悅，舉行告廟典禮。加宗憲官爵，賞賜金銀幣帛。徐海羽黨，奔竄舟山，宗憲命俞大猷趁雪夜進剿，把羽黨完全撲滅。

除了漢奸徐海、陳東、麻葉以外，爲倭寇主謀的還有汪直。汪直雄據舟山海島，朝廷懸「伯爵、萬金」的重賞，還是不能將他擒獲。汪直初誘倭寇進掠內地，倭寇獲利很多。後因各地官軍，頗有防備，倭寇被剿戮的亦不少，甚至全島沒有一個人回去的。於是倭寇怨恨汪